荒山石堆

「聲音」的描寫——一種導讀

我寫〈荒山石堆〉寫得非常非常地辛苦與沉重，有點像是自討苦吃，於是就不免責怪自己學來這種沉重手筆——因為很久以前，當我讀完大陸作家陳村的〈一天〉以後，感動非常，就決定模仿著來一下，但卻也一直找不到機緣。

這個念頭就這樣不知所以地沉澱著，一直等到我開始構思〈瑪尼轉〉時，我才找到了一個足以安頓思緒的地方。雖然如此，我久久苦於無法落筆，因為如同陳村在〈一天〉的後記〈贅語〉裏所說的，他以「平而且乾、重複又重複、用的字很少、句型更單調、句尾除了『的』就是『了』」的方法來描寫人生的重複與虛假，更由於文字的「假」使得句子無意義，所以整篇文章只是一句長話——我的困難即在於陳村的這一番解說，因為這也是〈荒山石堆〉所刻意模仿的特色。

陳村的平乾而單調的寫法顯示了他「不說是說非」的真誠，更因其平乾與單調的詞句，令我們洞悉一般作家辭藻修飾的虛假。這樣的手法是不是原創，我無能探究，但陳村很厚道，他幾度向讀者抱歉文句的乾澀，更感謝所有讀完〈一天〉的讀者，因為他自己寫完後讀過兩遍，讀得很累、很重。我想我完全能瞭解他的心情，但是我卻要感謝他，因為我在不同的時間裏讀了四、五遍，每讀一遍就涕泗縱橫；初讀也是很累、很重，再讀就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油然而生，更有一次，我還從累重的重複裏，找出一種生命輪迴不得不為的輕快。

我更要感謝這篇文章的「責任編輯」，為他拍掌叫好，因為這樣的文章當今之世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欣賞，遑論於商業的壓力下將它刊出——起碼在臺灣，我敢保證它在報刊雜誌社裏，停留不會超過一天就得退回——快速開發的社會是輕窕、簡捷的，一切都為商業服務，所以寫文章的人都只知在污濁裏求其清新，在虛假裏求其短促。殊不料，精湛的思維就在這種清新與短促乃至「輕薄短小」

的架構下蕩然無存。這是文化人逃離不了市場經濟的悲哀——臺灣已在世界大一統的資本社會裏做了見證，將來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洪流裏恐怕也很難逃得掉這樣的命運。

在這股快速開發的趨勢裏，有心人士常以宗教來平衡人心的腐化——我想這是佛教在臺灣蓬勃發展的原因。不過，我長久以來一直不明白臺灣的佛教中興景象，因為小島上的商業發展和文化頹喪與佛法所闡述的道理正巧相互悖逆，然而這兩者就這樣地連袂並進，令我錯愕難堪。

我說不清這裏面真正的糾結原因，但總覺得為文者，尤其是那些以販賣粗淺佛法為志業的作家(甚至法師)，應該擔負起致使文化破敗的部份責任。眾人皆知，佛法有很多縱深層次，但一昧把佛法拉低到世俗橫向層面以解釋人生種種，或曰「人間佛教」，必然產生等而下之的連鎖效果，最後使得人云亦云，以為領悟「不離世間覺」就是禪的境地，甚至以為人生的種種解脫境地就是佛陀的境地。

殊不知，佛法裏很多「般若」的解說均是獨立於時間次第之外的「如如不動」狀態，更是一種破除「因緣自類相續」的修悟境地，而絕對不是人類的平面思維所可加以推敲或揣測的，所以我們絕不可任意拉低佛法，甚至刻意曲解佛法。這麼做是要背負世世代代的果報的。

事實上，臺灣在這些文藝界人士的導引下，逐漸錯將古雅誤作簡捷，錯將重複誤作繁瑣，於是在強作糾正的用心下，清新的文字就大量出籠了。他們絕對沒有料到，他們所刻意營造的文字與形式從來都不是佛經的語言與結構——至於為何多年潛學佛法卻在舞文弄墨上與佛經背道而馳，則是一個我始終想不透的玄機，所以我只能將之歸結於「如影隨形的業障」的作弄。

由於這樁困惑，我多年來一直想藉用一篇平調的文章來破除文壇所流行的文字輕窕，但卻苦於無法下筆；我也一直期盼我能找到一種「平乾不帶雜質的文字結構」來激盪作品本身的豐富涵意，但卻苦於一落筆就為自己的經驗與文字所捆綁。我想我們平時都太過注重「語言符號」在「文字系統」裏的涵意，所以反而忘記這個作為藝術表現的符號原本不是藝術本身。或許古人「於無字句處讀書」正是在散發「文字般若」不可執取，否則無法臻其「觀照般若」與「實相般若」的道理罷。

我不想長篇大套地以理論理，因為在這個「理論的年代」(焦桐語)裏，論理說法的人實在太多了，而且說來說去好像都是白費功夫；這說來遺憾，但是似乎聽理的人在聽理時，沒有不認同「理之為理」，但一不聽理，「理」就在故態復萌裏成了日常生活的障礙。

這個不求甚解的現象原本有賴書寫者的矯正，但可惜的是，後現代的書寫者在「創作」的掩護下，大都棄哲思於不顧，於是長此以往，普賢菩薩所倡導的「創造性思想」不止無法顧及，文章反而在「創作」甚至「原始創意」的要求下，以「文字的創新」為訴求，於是「表述技巧」一變而為書寫目的，文字也就愈來愈多兩個字一個頓號，或兩個字一個句號的筆調，而與「新詩」遙相呼應起來。這種文章令我讀了不得不與時下流行的黑人「蹦蹦啪、蹦蹦啪」的RAP節奏起了連想，於是一個心就老是浮游在文字的節奏上，連文章的意義都抓不實際了。

我除了喟歎音樂的力量、影視的魅力使得ＭＴＶ大行其道以外，更加哀傷在這個文化侵蝕裏，寫文章的人一天比一天輕窕，文章的內涵一天比一天衰頹，所以最後連文字都跳起舞來了。那種「我欲乘風歸去」的輕快勁頭令古人一個個都羞赧不堪，「創造性思想」也就愈發蕩然無存了。

其實寫文章跟敲木魚沒有兩樣，都是藉著一種不會引起心頭起伏的媒介將心念展現出來，起碼在寫的時候，那個自己與自己相處的微細時刻絕對是一種修行的契機；木魚嘓嘓地敲了一輩子，那個單調節奏的敲擊聲除了散逝在空中的震盪外，其實並無所得，但也因為無所得，敲木魚的功德因此而獲得。如果這麼瞭解的話，任何的寫作動機都得要小心，落筆行文的思緒更不要偏頗，否則最後一定傷到自己。這就是金庸筆下的「七傷拳」的道理，任何想傷人或以文章為報復或訴求的作者最後必將傷到自己，而且這樣的居心愈強烈，自戕也將愈激烈。這其實是很公平的。

職是之故，我在〈荒山石堆〉裏稟持〈一天〉的手筆，刻意保持陳村以「質樸破清新、以平調破輕窕、以冗長破短促、以重複破簡捷」等特質；但是也因為這種亟其稀有的手筆，讓整篇文字顯得相當囉嗦，當真是「字字可刪，句句可除」，可以用「一句長句」來含攝。

這是這種手筆的缺點。但是耐人尋味的是，也正因為這個缺點，全篇的感覺才能凸出，而且因為全篇不散發任何企求，也沒有任何情節，講的都是不必多講的，也都是沒有人有興趣聽的，才使得落筆更加困難。這個落筆的困難並沒有阻擾我的嘗試，反而激起我一試再試的勇氣，因為我以為這樣的困難正是避免錯認華麗詞藻為文章內容的必經之途，而克服困難以後必能體認文章的一字一句無非心念的點滴；我不禁想著，文章的字句雖然難得，卻也應該捨得，倘若真能做到陳村的「字字可刪，句句可除」，那麼在刪除之際，作者才能真正獲得心念的呈現。

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因為任何文章要論理必有理可論，要敘情必有情可敘。那麼在無理可說、無情可敘的情況下，文字該要如何運作呢？這才是這種摒棄「華麗辭藻」以容許更多值得心頭感念與沉思的字句由心裏生出、卻不受文字干擾的目的罷。我以為唯其如此，思維才能專一，這是為文者在行文之際將思緒止於一念的基本要求；有了「止」，要對文章的中心旨意起「觀」，就容易多了——這是從「文字般若」到「觀照般若」的第一步。

有趣的是，這個「中心旨意」後來在《聯合文學》的「評委會」裏起了爭執，而「悟者自悟、迷者自迷」，最後誰都不能說服誰，於是〈荒山石堆〉獲得了「兩極」的評價，三個「滿分」，兩個「零分」，在「政治角力」下出線，贏得了「首獎」。

暫且不說文章獲得「兩極評價」的哲學意義，但〈荒山石堆〉的中心旨意本為以文字寫出聲音的匯聚與融合以及無聲(另一種形式的聲音)所代表的大地靜默與宇宙沉寂——這是我對時下泛濫成災的「音樂與影視」的一個反思，更是〈荒山石堆〉刻意以情節上的凝滯以及文字上的平乾來提供一個「直觀」的先決條件的動機，但由於文字本身也是一種聲音，因此〈荒山石堆〉的文字所推衍出來的語音本身就有著匯聚、融合、斷滅、沉寂與靜默的意味——這些依次呈現的「文字的語音」(以文字論語音或以語音論文字)都可以說是我在「形式中有內容、內容中見形式」所做的一種嘗試——倘若任何人逐段讀到結尾時也有所體悟，那麼我的辛苦營造就有了意義；但是倘若讀者讀著讀著，仍舊無法與

「文字的語音」一起匯聚、融合、斷滅、沉寂，最後靜默下來，那麼這篇小說就算是失敗的了。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只能說是自討苦知罷。

不管讀者閱讀的結果為何，也不論讀者對「能闡述」的本體(文字)與「所闡述」的對境(語音)的感覺如何，我期盼我能讓語音藉由文字的匯聚去揭示「能所」逐漸消弭對立的可能性，以及消弭之後，對境依循主體而融合的必然性；當然這是因為「能所」在「入流亡所」(語出《楞嚴經》)的融合裏主客契合，並在斷滅的契機裏同歸於沉寂、而呈現靜默渾沌狀態的真實性之故。

「能所」是「唯識學」的主要論題之一，也是西方哲學在近年的「後現代主義」退潮裏所探索的主要課題。值得一提的是，南方朔在〈解構——記號化約論之陷阱〉一文(《中副・書海六品》)，深為感歎東方的「思想創造力不足，始終依賴於西方，而對新思想的引進，多半都缺乏足夠的消化與批判反思」，同時為了解釋「能所」在後現代與解構主義裏的重構與詮釋，他還特別引介了狄隆教授的「記號化約論」(Semiological Reductionism)的見解。

雖說該項見解詮釋了「能所」的對立，卻對「能所」的融匯無能為力。饒富趣味的是，南方朔對西方哲思的生澀引介正是一樁輕忽東方久已存在的哲思(譬如世親菩薩的《百法明門》)的「解構」行為，所以也只能詮釋他本人「缺乏足夠的消化與批判反思」。此理無它。蓋因「思想創造力」的說法太強調「創造」的使命感，所以「創造力」太強，必使「思想」偏差，尤其「思想」在「觀念」的作祟下，往往不能被創造；比較妥當的說法應該是「創造性思想」，亦即「具有創造內質的思想」或「一種可用無限創新的形式來詮釋的完滿思想」。

如果這種詮釋正確的話，那麼東西方的哲學發展就呈現耐人尋味的偏差——以「文學現象」來檢視，西方文學從希臘以降就礙於一個突不破的「二分法」哲學思想，所以不得不在形式上繽紛紊亂起來，因此到了後現代呈現「魔幻、結構、解構、後設」等「文學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相反地，中國文學在隋唐時期突破了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莊子行文」翻譯佛經，並輕巧

地將「儒道思想」挹注於內，而逐漸發展出來一套足以盤旋而上、在「儒釋道」思想裏突破思想瓶頸的「否定語言」，而有了一個在「文字」裏臻其「離四句、遣百非」思想境地的可能。

這套「否定語言」的敘述，外國的語言學家無以名之，籠統稱為「後設語言」，以有別於西方所精擅的「對象語言」(Object Language)；姑且不論這種區分是否適宜，但是由於西方文字受限於拼音體系，所以始終無法在語言本體裏一探思想的究竟，只好發明了「後設小說」的形式，讓「對象語言」在「後設小說」裏摸索，而呈現了探索「後設語言」的曙光；尷尬的是「後設小說」倘若沒有「後設語言」來支撐也是徒勞的，於是西方文學始終在「本質與存在」的矛盾裏掙扎不出。

中國文學得天獨厚，「後設語言」原本就存在於方塊語言體系裏，但由於「後設語言」一敘述就成為「對象語言」，倘若不以更高一層的「後設語言」將「對象語言」提升上去，不免在自以為已臻其思想頂點的「後設語言」裏自娛自樂；這麼一個「即破即立」的語言敘述非常詭譎，庶幾乎必須永無止境地交叉盤旋而上，才能臻其思想頂點，是謂「離四句、遣百非」(語出《入楞伽經》)。

縱觀人類語言系統，足以融匯「義理(哲)、辭章(文)、考據(史)」於文字內質、以建構「後設語言」的，唯中文有此可能；但也正因為「後設語言」太詭譎了，所以中國文人浸淫日久，反倒發展出來一個「不立文字」的禪宗；更因為禪宗標榜「說了就錯」，思想不免蹣跚難行，於是索性就不說了，最後終於造成了中土自禪宗以降、一片「束書不觀」的精神墮落景象。

身處後現代的中國文人，面對「儒釋道」哲學發展的缺失，都忘了自家寶藏，反而在胡適魯迅等人的「白話文運動」橫行了一個世紀後，以追逐西方哲思為尚，逐漸往西方語言的敘述脈動行進而全然無法警覺，否則焉能產生類似南方朔責難東方學界的「思想創造力不足」？

其實就禪宗發展脈動來看，中國學界的「思想創造力」正巧因為太過了，以至於「禪門語錄」疑團重重，玄機四伏，卻無法是哲思，所以也就阻斷了所有哲思探尋的可能性；更因為「過猶不及」

的毛病，所以禪宗的「當頭棒喝」雖說是「行動的創造能力」的極致，但大行其道以後，連「行動的創造能力」也失去了「創造性」，反倒使得「哲思」的探索有點愚蠢。

這也是為何「禪學」的流布對「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是個打擊。一代哲人方東美教授嘗言：「《華嚴・入法界品》最後的一大章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學概論。」（語出《中國大乘佛學》）這如果屬實，善財童子歷經了五十三種思想洗禮以後，仍舊不能成就，而必須師事普賢菩薩，才能夠將其所學的智慧培養為「行動的創造能力」，這就很耐人尋味了。

我深切以為這個安排不是偶然，一方面它說明了「行動的創造能力」必須以「般若」觀照，另一方面它又闡述「般若」必須藉助「行動的創造能力」才得以表現出來。要注意的是《大方廣佛華嚴經》所說的是「行動的創造能力」，而不是「思想創造力」；思想的極致為「般若」，而「般若」是如如不動的，它一直在那裏，也「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語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複述，更不能被重構；能夠被創造、複述與重構的，乃人類以「無限創新的形式」來詮釋「一種完滿思想的內容」。

南方朔這個「思想創造力」的說法無疑地正因困惑於「內容與形式」的混淆，但卻非常討巧，對了後現代的脾胃，在標榜「創意」的商業思維裏推波助瀾——這個「缺乏足夠的消化與批判反思」的毛病，我在〈複述與重構的囚禁——《畫商的訪客》後記〉有非常詳盡的解說，這裏不再贅言。在我們這個「邏輯思想」橫行的社會，要糾正這個「缺乏足夠的消化與批判反思」的缺失，也沒有其它妙方，唯有將人類的「橫向思維」轉向為「縱向思索」。中國的「儒釋道」哲學可以窮其究竟，中文盤旋而上的「否定語法」也可以臻其思想頂點；但是很令人遺憾的，中國學界從禪宗以降，大多吝於思索，終至「束書不觀」。

這個思想阻塞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演變為中國哲學發展的瓶頸，直至後現代西方思潮肆虐，中國哲學思想界一陣措手不及，再加上船堅砲利見證了「啓蒙思潮」的威力，於是風起雲湧地往西方破碎

的哲學思想裏探尋思想的究竟，卻弄得人人都有了一副卡繆的「異鄉人」的徬徨無著神態，不然就是承繼了羅丹愁眉深鎖的痛苦思索面貌，而完全失去了禪師大徹大悟後的飄逸與悠遊——一種不受思維困惑的精神解脫狀態。

困難的是，這種精神解脫狀態與常人無異，更無從彰顯，甚至一表現即偏差，恰以其「存在的本身」詮釋「本質先於存在」的真諦；矛盾的是，這麼一個「解脫過程」無法訴諸文字，遑論以文字來導引「創造性思想」的開啓。這是卡繆的「And never have I felt so deeply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o detached from myself and so present in the world」的真諦，原本就是他與「自身的存在」分離、卻與「大化」結合的一個深沉心理狀態。可惜的是，文人大多在「疏離」上詮釋，卻不能認知「大化」的結合，遑論「疏離」與「融合」原本為一，不可分。

這個困境給予西方哲思一個入侵中國的機會，卻也是中國哲思突破瓶頸的一個契機，恰如佛法在六朝時期挹注「儒道」一般，在中國文化瀕臨絕亡的時刻結合成璀璨的「儒釋道」文化；但可惜的是，西去歐美取經的哲學人士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全數一面倒，以傳播西方哲思為尚，完全漠視從六朝就已存在的「儒釋道」哲學早已將西方所有思維矛盾予以融匯的事實。

這真遺憾。只不過因為一個修證方法的暫時阻擾，就將一個完滿的「儒釋道」哲學全然否定，豈非捨本逐末？中國從民初以降的哲思發展非常令人惋惜，卻不知中國人承襲印度佛學所發展出來的「中土大乘佛學」真是人類共同的文化瑰寶，尤其對治後現代文化的疏離，更有其不可思議的功效。

中國人放著這條康莊大道不行，卻走入西方的迂迴小徑，實肇始於禪宗的「束書不觀」。這對早已失去了「創造性」的禪宗而言，未免不是一個嘲諷，因為以「不立文字」為標竿的禪宗必須以其「行動的創造能力」走出思索的瓶頸，卻在一再強調「不立文字」裏失去了「創造性」，於是「行動的創造能力」乃大打折扣，最後反倒失去了「般若」的根基；所以說到底，禪宗這個「思想創造力」太過旺盛乃至失去了「創造性思想」的現象仍舊難逃「複述與重構的囚禁」的捆縛。暫且不說南方朔

感歎東方學界的「思想創造力不足」是否失之偏頗，也暫且不說普賢菩薩竭力倡導的「創造性思想」能否對「後現代社會」的躁鬱語言產生穩定作用，南方朔這種輕忽東方哲理的態度在當今的學界普遍存在，卻也肇因於西方思想潮流過於強勢，以及東方思想延異過於隱晦之故。

奧妙的是，思想不能強行硬使，否則無法交流；「能所」必須消弭對立，否則無法融匯。這裏的關鑑是，偏重「實驗主義」的西方哲思對「因緣觀」無法認同，而已經全面西化的東方哲思卻又因「入流亡所」乃實證僅知，所以苦於無法以文字來表達。

是呀！中文的「沒有時態」特質是註釋「入流亡所」的絕妙法門，也是讀〈荒山石堆〉的關鑑所在，更由於語音藉著文字匯聚本身就是一種因緣的顯現，因此我在寫作時所凝聚的因緣種子與任何人在閱讀時所散發的因緣種子此時也已有了和合的跡象——散發這個訊息，是我寫這篇小說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我以〈荒山石堆〉迴向給所有體認共同緣起奧祕的讀者的終極意義。

這麼一個艱澀的思索是不可能預先構思的。事實上，我在引用「平乾與單調的手筆」時，沒有全篇的構思，而只是讓前面的念頭自行去成就前面的因緣，然後引出後面的章句；當因緣進行到後面的章句時，後面的念頭又推動前面章句的完結。這一引一推之間，全篇的文字就出來了。書寫的過程我完全無法掌控，所以整體的文章好像就有些偏離了陳村所營造的「平而且乾」的氣氛，夾敘夾議的毛病就不知不覺顯露了出來。這是我不夠陳村在平乾裏見老辣的地方。不過我以為這個手筆只不過在平實的思維裏任思維成就因緣，所以夾敘夾論的毛病也只能說是我始終丟不下說法論理的殷切罷了，但這篇文字的如是存在其實隱藏著我多生多劫以來以文字成就思緒的徬徨。

我與陳村至今無緣相見，卻從他的〈一天〉覺得彼此相識已久，這不能不說是一樁奇妙的神交經驗——〈一天〉的「平而且乾」的氣氛是這段相交背後的基石。我以為這種「平而且乾」的手法最有可能令作者的書寫凸顯出中文的「沒有時態」特質，並令其文字本俱的「中歇性」與「入流亡所」契合而尋找到那個自己與自己相處的契機，進而藉著文章的推進將自己當初的創作動機提升出來。

我更以為，只要假以時日，中國文壇將會有更多的人注意到這種罕見的手筆而將之推而廣之，藉以註解諾貝爾文學獎對《靈山》所推崇的「中國文學書寫的新管道」只是流亡文學在綴段式書寫的〈老殘遊記〉的舊瓶裏裝上新釀的洋酒罷了——我這樣說，或許過於偏激，但卻是因為我覺得西方對中國文學懂得太少，所以只能把一部糾正毛腔毛調的《靈山》解釋為「中國文學書寫的新管道」，卻不料這種強調「方法論」的說法，對那些從來不受「毛言毛語」束縛的廣大海外以傳統中文書寫的人而言(包括臺灣)，沒有絲毫意義，更因為這種說法抹殺了中國文字的特質，所以只能將中國文學擺在西方文學的模式上予以壓制。

學界(尤其是原本不受「毛腔毛調」束縛的學界)在慶賀高行健得獎的興頭上，都疏忽了諾貝爾獎很有可能誤導中國文學(甚至世界文學)的發展；諷刺的是，《靈山》只能在一個沒有「毛言毛語」的世界裏印行，所以其「存在」的事實對「存在」的世界沒有意義，卻只能迴盪出一個「非存在」的想盼——或許諾貝爾獎真的比一般人想的高明，其作為往往只是為了展現「存在主義」的哲思罷。

〈一天〉的「存在」，而且其「存在」只有對「存在」有意義，正可把《靈山》的缺失提析出來。事實上，近年來我在其它小說裏發現，〈一天〉的平乾手筆正悄悄地被有識的作家們廣大地運作著，譬如說，余華的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就是模仿了陳村的平乾與重複的手法。這是我要恭賀與感謝陳村對中國文學的顯著貢獻的地方——雖然中國文壇也許仍得等上個幾十年才能認同。

荒山石堆

1

大地還沒有甦醒的時候，我就睜開了雙眼；大概我的下意識正等著山麓下的祖普寺敲起第一聲的磬音，所以我就只移了移身旁燒成灰燼的牛糞，動也不想動一下。「鏘！鏘！」我聽見了，但仍是不想起來，連翻個身子都不情願。

祖普寺又傳來「鏘！」地一聲。我老大不情願地將頭轉了一下，從四四方方的木製窗櫺看著外面仍是清晰明亮的星星，然後翻轉回來，雙眼骨溜溜地瞪著斑駁剝落的屋頂。我心裏有些想不明白，昨天這個時候，我還閉著眼睛——在被派駐在祖普寺的黨委書記驅趕出廟的這一陣子，我只要是閉著眼睛，身子連翻動一下都不情願。那種感覺是很徬徨的。

後山的空氣開始震盪了。山腳下的祖普寺正在連綿的六字大明咒音裏復甦。我靜臥著聽著想著昔日自己也是這聚音的組成份子，心頭不覺熱了起來，於是我就翻動了一下身子。我的身子在冷冽的空氣裏翻動了那麼一下，就無法再心安理得躺著，於是我一咕嚕坐了起來，不料骨骼「呸呸啪啪！」地由尾椎一路直響到頸椎，令我好不驚嚇。想來泥石地實在是太堅硬了罷。

我動了一下右手，拉了拉擠壓在脖頸附近的僧袍，又動了一下左手，前後拍拍僧袍上的泥土，然後提著袍子的底端站了起來。我才一站起就看到窗外的星星掉到山巒裏去，心裏一驚就趕緊低下頭去，從下往上地盯著窗口找了一會兒星星，嘴中卻不自覺地低喃起「嗡嗎呢唄美吽」，與山下傳來的

咒音銜接得天衣無縫；我聽著密合的咒音就高興了起來，於是站直了身子，將僧袍整個抖了抖，彎著腰又猛然抬頭，想將骨骼再抖出「呸呸啪啪」的聲響，不料這次卻甚麼聲音也沒有。

我有些沒趣，有口無心地將咒音在嘴裏「悶悶」地哼著，權當清洗口腔。這樣胡亂來回幾次，口齒竟然生起香味，口水還「咕嚕！咕嚕！」地直往喉嚨灌去，在寂靜的空氣裏發出非常響的聲音。我警覺地捂住了嘴，有些害臊地四下環顧，硬生生地吸住了口水，喉嚨還不甘心地發出「呃！呃！」的抗議聲音。

祖普寺忽然沒了聲音。我猜同修們現在正在禮佛，於是我也想拜佛，但是四下空盪的石屋泥地上沒有佛像，除了已經燒成灰燼的牛糞外就只有黃土。我一有拜佛的念頭就非拜不可，於是我就朝著西方跪拜起來。不料我才一跪下，膝蓋就痛了，看來這個堅硬的泥地比我想像的還要堅硬。

我想了一想，就把護膝與綁手從僧袍的口袋裏找了出來，慌慌張張地佩戴起來。這下子我有了裝備就更加慎重，於是我首先將手合掌舉過頭，拉下到鼻尖，再拉下到心口，然後前伸，身軀仆地，地上立即被劃開一道痕跡。

我站了起來，重複手的動作，再仆，額頭卻碰到牆角。原來石屋從遍地牛糞的邊緣向西邊牆角延伸，可供迴旋的空間大概只比我的身軀大一點。我摸著額頭，有些不快地把灰燼踢散，這下子就多出來許多空間。我順手在牛糞堆裏撿了兩塊挑弄牛糞的木板，在手掌心裏握著，一手一塊，於是再度舉起手掌來時，木板就在頭頂上發出「啪！」地一聲，劃在地上的痕跡也因此一道深過一道。

石屋裏就算有佛像也黑漆麻烏地看不見。我只好在心裏觀想祖普寺裏騰空而至的四臂觀音像。這個觀想嚴實得容不下任何意念。如此一來，六字大明咒在肚子裏「嗚嗚！」地叫，四臂觀音在胸口裏朦朧成形，身子卻在這兩個的間隙裏往前仆去，於是動作綿密得就算有意念也漏不出來。

當然我這是在騙自己，因為我隨即心想，我在拉薩市轉了一圈，才第一天回到石屋來，就這麼規矩地聽從祖普寺長老們的話唸咒拜佛；長老們要是知道了，肯定是會感動的。我這麼一回想，意念

就有些止不住，於是地上劃開的痕跡就顯得愈來愈輕忽。我警覺了，故意把木板在頭頂上用力一拍，聲音大得連自己都嚇一跳；但是不成，意念一來就止不住，於是我就拜得有些心不在焉。這可不應了長老們說的，一有意念，做甚麼都只能算是敷衍嗎？

我不耐煩了，意念奔騰得連咒音也低沉不下，心口上的四臂觀音更是早已不翼而飛了。我悶悶「吼！」地叫一聲，就站立了身子往門口走去；不成調的咒音此時好似追趕不上前頭的聲音，硬生生地被切割在身後，「悶悶！」地嗚叫了好一陣子。

我有些驚訝咒音居然就自成一格地在身後滯留，忽然發現石屋內的黑暗好似模糊了起來；或許這是因為我從牛糞上踩過去，灰燼就四處飛散，那個塵土飛揚的狀態令黑暗惹上一場灰白罷。以前我經常走在燒成灰燼的牛糞上，但是從來沒有發現牛糞可以有這麼多的灰土，大概因為我從來沒在黑暗裏踐踏牛糞，而灰白在黑暗裏總是過份地彰顯罷。

這棟黑暗石屋現在應該算是我的棲身之地了。不過這麼一棟用泥漿、木板與岩石蓋起來的黑闃石屋卻令我從心頭裏討厭起來——真是很黑闃的，那種墨黑的影子使得窗子裏的星星格外清朗。照理說，石屋不會這麼黑的，只因為屋頂太低，才令石屋黑得像地獄一樣，甚至比外面的黑夜還黑。或許外面的那種黑暗有轉變為湛藍的契機，更有從湛藍轉變為光明的潛能；它不像石屋裏，那個黑暗除了黑以外只有黑，而且黑得驚惶，黑得邪乎，好似要將我直往地獄裏帶去。

我從小對黑暗就很熟悉，甚至好像還有那麼一個機緣，我曾在電光石火的「瞬間全黑」裏懷疑起長老們所說的「四大造色」的真實性；就那麼一剎那的存疑，我就喪失了純黑的照耀，世間的色彩繽紛於是又悄悄地生而代之；沒有了純黑，從此我就在內心深處排斥黑暗，恐懼黑暗，但是這卻不能說，我對黑暗就因此陌生了起來。說不清呀！我老是覺得小時候的黑暗比現在要具體一些，現在長大了，黑暗反而有些模糊起來；但是我的心裏很清楚，具體的黑暗比模糊的黑暗要來得黑暗一些，更在「全黑」裏蘊藏著光明。

這個邏輯隨著我的長大愈來愈說不清，所以每當我告訴同修們我喜歡黑得徹徹底底的黑暗時，就引來大家的側目；長老們倒是喜歡對我的黑暗追根究柢，好像挖掘甚麼玄機似地，但是因為我老是說不清楚這個「徹徹底底的黑暗」，長老們也只好放棄，只是從此同修們就認定了我是一個從黑暗裏投胎過來的人。

或許罷，或許這是因為我從娘胎起就喜歡黑暗罷，但是我還是解釋不清，我為甚麼從小就排斥黑暗——這樁困擾曾經令每個人都摸不著頭緒，但是大家都無意深入探索，於是這個喜歡「全黑」的尷尬就變得如同黑暗一般地弄得每個人的心頭老是沉澱澱的。

想到了這裏，我讓腳步在牛糞上停了下來，任由灰土在我的光腳背上落下，一落一落地將腳踝染白；我抖了一抖，還原光腳的本來膚色，然後為了維護光腳的潔淨，我就一跨步跳開了鋪滿半室的牛糞，到了石屋的門邊——我以我從小在高原上練出來的步伐能夠在奮力跳躍之下拉開很大的距離，但是我在石屋中不需要這麼做，一小跨步即足以排拒地上的糾纏。

這不是我輕蔑牛糞的污跡，而只是因為石屋實在太小——昨夜我在黑暗中，左支右絀地維護著僧袍的潔淨時就已經有感覺了；再說了，我一早就懶洋洋地不想多挪移一下身軀，奮力跳躍未免有些小提大作。嘿！是山腳下的祖普寺「鏘！鏘！」的催促，我才移動身子的，但是我所挪移的只是我的身子，一直到現在，我還只是挪移著身子，心是停留在昨夜的死心狀態的。

2

我一走出石屋的小門，心就活動開來了；剛才我還只不過挪移著身子，雖然我並未感覺甚麼不自在，但現在心跟著活動起來，我感覺就更自在——或許石屋外的空曠令我的心有了馳騁的空間罷，因為我從小石門鑽出來的時候，就覺得山坡上的黑暗跟石屋內的黑暗不一樣。

黑暗的山坡上鋪滿了大小不一的石頭。那種任意擺置的漫不經心，好像是跟甚麼人賭氣似地，又好像只是不知要如何表達對大地的依戀。不過，黑暗的山坡不是真正地黑暗，因為壓得低低的星星正點綴著黑暗，一眨一眨地訴說黎明的即將到來；認真說來，這不是我剛才所說的那種由黑闃到湛藍到光明的轉變，而只是闡述著轉變中的契機與潛能而已。

我從小就知道的，這個轉變有可能一步一步地形成，但是在最後剎那的轉化，卻是無法建構在一步一步的蠕動裏，因為「黑暗與光明」原來就是一體的兩面，是一顯皆顯的根基，更是因果同時的內涵，與契機或潛能其實並無很直接的關連——這是每次我想跟督促我修行的長老們說個明白，卻又說不清楚的地方；當然這可能不是我口語不清，而是我被長老們逼急了有些心焦的緣故。

後山的天空比任何地方都要黑暗，不過後山的星星卻比任何地方都要明亮。我小時候剛來祖普寺的時候就問過長老們，為何後山的星星比家鄉的還要明亮。長老們都很疼愛我，但是老是避開我的問題，卻愛追問我明亮的星星後面的天空是否更顯得黑暗。我不知道他們是因為得不到我喜歡純黑的解說而窮追不捨，還是習慣於這種以背景為表面或以表面為背景的排遣方法。

不管是甚麼原因，這個捉弄手法弄得我非常懊惱；我曾經一度還懷疑是否投錯了寺廟，才這麼不清不楚地與這批弄不清表面與背景的人糾纏在一塊兒。我現在大了，當然知道長老們的苦心，但卻苦於自己還是掙扎不出表面與背景的困擾。

黑暗中的石屋靠的就是山坡上一塊一塊黑暗的石頭堆砌起來的。我在石屋的小門口不敢輕易地邁出一步，深怕一小步就會踢到不知趣的石頭；若真能踢去擋道的石頭倒也罷了，怕就只怕我將道路踢出佈滿石頭的靜謐。不管怎樣，我還是喜歡黑暗中的石頭的。

我不敢跨步，所以只得在微弱的星光下倚靠著石屋的牆壁。不料石屋牆壁的石塊堆砌得凹凸不平，我用力一倚靠，背脊就隱隱地痛了起來。剛才在石屋裏，我的胸脯因仆在凹凸不平的泥地上已經是很痛很痛的了，但因為那是拜佛，所以我就心甘情願地忍受著，現在背脊卻因石屋牆壁的凹凸不平

也痛了起來，這個我卻無論如何都不願忍受。想來是這樣了，我剛才還以為自己是因為控制不住意念而惱怒，但看來我只是因為忍受不住地上的凹凸不平罷了。

是了，錯不了的，祖普寺的地雖然是石塊鋪的，但因為每塊石塊都被敲成平版，所以膜拜起來就不會那麼地痛了；但是小石屋裏沒有石版，連泥土地都是凹凸不平。我在凹凸不平的石屋裏拜佛，胸脯當然會痛。

我在忍受不了痛楚之下，能夠當機立斷停止拜佛，現在我當然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背脊挺直，遠離石壁的依附——石壁是不能動的，我卻可以任意活動，所以要遠離石壁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更沒有理由讓我的背脊挨痛。

不料我和石壁一有了間隙，黑暗的流光卻悄悄地在背脊攏起暗潮。這多多少少令我起了心悸。心悸的感覺不好受，我權衡之下，只得又將背脊倚靠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不過我有了剛才的經驗，就討巧地將背脊輕觸石壁，僅僅讓皮膚透過單薄的僧袍去感受石壁的冷冽，不讓凹凸不平的石壁懲罰我的背脊。離天亮還早，我知道沁涼的背脊還得要忍上一段時光。這是沒有關係的，要隔阻黑暗就得安忍，要迎接光明就得受苦——「黑暗與光明」無法分割只能轉化，無法斷裂只能變位——我只能以等待生命第一個黎明的耐性，來等待石屋的石壁整個呈現在光亮裏。

我不敢在黑暗中跨步，所以只能轉動著骨溜溜的雙眼，竭盡全力地往山坡上的石頭望去；雖然滿山遍佈的石頭可能沒有我落足的道路，但只要我看清了石頭中間的空隙，我就能找到落腳的空間。這沒有等到天亮是辦不到的，所以為了要讓我的足跡在光亮的石頭中間存在，我現在只能倚附在黑暗的石壁上；這個巴盼令我的背脊溫熱起來，所以我也就比較能夠忍受冷冽。一想到我竟然有這種抗寒的本領，我心裏就高興起來了。

我忽然想到我將在石頭之間彳亍而行，於是我真的就興奮起來。這可比整齊行進地唸佛或轉動瑪尼轉要來得有趣多了。是呀！不論是在祖普寺的大堂裏繞佛還是在大昭寺的轉經廊裏轉經，地面上

總是了無障礙，因此就令心頭容易隨著咒音的誦念而專注起來——這是因為整齊劃一的行列，於甩頭擺肩都有著秩序，走到該轉彎的地方就轉個彎，只要跟著前面一個的足跡就甚麼也不必想了——現在如此，一百劫後仍然如此。

在這麼一個整齊劃一的隊伍中唸咒，咒音總是隨著步伐的前進向後飄盪，「嗡嗡吽吽」地迎面而響，那個聲音就一直把我往遠古的記憶裏帶，甚至在小時候當我還不能在隊伍裏唸咒時，我在旁看著隊伍行進就覺得很快樂很快樂，聽到咒音「嗡嗡吽吽」地傳來就高興得不得了。現在我自己在行列裏也是「嗡嗡吽吽」地唸咒，但卻覺得不像小時候那麼貼耳了。或許我現在天天跟著隊伍行進，天天聽「嗡嗡吽吽」的聲音，愈聽就愈覺得理所當然，也就愈沒有甚麼特別感動的了。

3

天開始有點亮了起來，星光下泛著青光的石壁也開始抗拒黑暗——天亮起來是一點一點地，而石屋要掙脫黑暗的糾纏也是一點一點地；天一大亮，黑暗自然就不再存在了，所以等天再亮上一點，石壁上頂著星星的青光就會自動地消失。

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天天在祖普寺裏，總是親眼目睹大堂周圍的石壁青光閃著閃著就不見了。但是天可不管青光消失不消失掉，還是一點一點地亮起來；等到天真的亮起來，石壁上的凹凸不平就不會再是那麼地凹凸不平。行列裏的同修們也會因為天亮而興奮起來。

這個興奮不容懷疑，因為行列的咒音明顯地升高了半個音階。這自動提升的半個音階雖然不足以令咒音高亢起來，但是卻令唸咒的人無端端地感到精神振奮；精神一受到感染，行列的沙沙腳步聲就重了起來，這下子佛堂裏踢踢躂躂地就呈現了短暫的紛擾；腳步聲重的時候，天大都已經很亮了，長老們不必睜開眼就知道天是很亮的。

這個突然加重的腳步聲曾經一度令剛進駐祖普寺的黨委書記很不安。他雖然沒有命令大家停止行進，但從他在隊伍一旁來來回回的步伐移動裏卻暴露了他深怕場面失控的擔憂。其實咒音提升半個音階，不是有誰在指揮著。它就是忽然在曙光的運作下往上拉開了音域。當然書記的憂慮也是有道理的，因為聲音的整齊劃一不能不令人想到有一根指揮棒——這麼一指，咒音就在高半個音階的音域裏自成一格地「嗡嗡吽吽」地響著。

幸好不久，書記因為黨務煩忙，終夜不得成眠，於是就不在起床號響起之前，特別早起來觀看我們在黎明前的行進步伐了；沒有了監督，隊伍好似有了輕鬆的感染，所以這個在曙光裏提升的半個音階總是出人意表地響亮，弄得中脈麻麻酥酥地，好不舒服。

這個貪圖中脈麻酥的習性，從書記停止了黎明前的監督後就逐漸養成，所以到今天可以說已經相當根深蒂固了；因此我一看見天正在一點一點地亮起來，嘴巴就自然地唸出「嗡嗡吽吽」的聲音，而且一點一點地在聲音裏加重聲音。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這樣地一直加重下去，因為此時離天大亮還有一段時光，我如果一點一點地讓聲音一直加重下去，到了最後等天大亮，「嗡嗡吽吽」不免變得呼天搶地了。

就在我的嘴巴發出「嗡嗡吽吽」的聲音時，我發覺我終於排拒不了昔日在隊伍裏行進的習性，不由自主地跨出了步伐，一步一停地繞著石屋走；然後當我正在逐漸加重聲音的時候，山腳下的祖普寺「嗡嗡吽吽」地也傳上來唸咒聲。山腳下人多，所以匯集的聲音可以傳得很遠很遠，聲波震動空氣的力道也顯得很是驚人。我的聲音也算是大的，但是跟匯集的聲音比起來還是比不過——我從來沒有聽過單一的聲調會比匯集的聲音宏亮。

我雖然亦步亦趨地繞著石屋走，但是無論怎麼專注還是分了神；或許我不必去找落腳的位置，但是凹凸不平的泥地還是在凸起的部位刺激了我腳板的神經罷；再說，沿著石壁的狹窄空間老是令我甩不開手擺不了肩，如此一來，我的行動就不能像在佛堂裏一般瀟灑起來。

不過我覺得現在拘謹一點，也沒甚麼關係，等到天大亮就好了。天大亮了，我就能夠擺脫這個凹凸不平的石壁，一旦我離開這個凹凸不平的泥地，我在羣落的石頭間隙裏就可找到足以容納我腳步的空間。就算這個空間仍是狹小的，但是應該容納得下我的足跡——我的腳掌並不大，而且平平的，不會凹凸不平。

石壁上泛出的青光剛剛還很凝聚，過了這一點時光就變得漫漫起來。不過青光逐漸消逝，石壁上的凹凸不平卻在光暗參半裏愈來愈清楚。又過了一點時光，青光就整個不見了。青光一不見，天就大亮了起來，於是滿山遍野的石頭就一個個如龐然大物地呈現了出來。

我在石壁邊唸咒雖然已經沒了專注，但是對大地突然給予我的荒山礫石卻專注了起來。這說來有些難為情。以前我專注的時候，對讓我分神的事物總是硬生生地排除在識覺之外；不料現在人人在書記的約束下專注了起來，我卻因過度關注一些不加注意就閃入眼簾的事物而總是無法專注。

說來話長囉。不過我自從被長老們允許加入隊伍唸咒開始，就養成了專注的習慣。我喜歡唸咒的時候唸咒，觀想的時候觀想；在大堂上趨步行進唸咒總是有看到甚麼的時候，但通常那些閃入眼簾的東西都不會引起我特別的注意。或許佛堂裏除了絳紅的僧袍外就是金色的佛龕，所以就算我無意間瞄上一眼也不會有甚麼特別的牽念罷。

長老們閉著眼喃喃的模樣倒是很有可看的。他們要麼大模大樣地在旁邊踱著方步，要麼一動也不動地好像老僧入定；踱方步的長老們都喜歡在必要的時候提拉一下咒音的聲調，老僧入定的則任憑隊伍怎樣地荒腔走板也不抬一下眼簾——不論是哪一種狀況，他們都不加入行進中的隊伍。

不加入隊伍唸咒的也不單單是長老們，摸不清東南西北的小傢伙也都在隊伍旁邊。哪！就是像我小時候的模樣。不過我可是比較機靈，我不僅在隊伍旁邊尋找咒音的中斷處，我還在隊伍後面追蹤咒音的源頭。這麼一比較的話，他們就顯得有些呆滯，只懂得呆呆地坐在長老們身邊，雙眼巴巴望著隊伍，然後有模有樣地跟著隊伍唸咒。

不唸咒總是不成的，大家都唸咒，整個大堂「嗡嗡吽吽」得好似要膨脹開來；坐在震盪的大堂裏面不唸咒，心又不隨著咒音走，那就比唸咒更耗損心神。

老僧入定的長老們還是在唸咒的，只是他們在心裏念著，所以不必張嘴，連嘴脣那麼動一下都不必要；踱方步的長老們就更不要說了，他們的咒音比任何人都來得低沉有力，但是嘴巴卻也不像我一樣張得「呸呸啪啪！」地響著。這個時候，我們除了唸咒甚麼都不必做的——這也就遭來了書記對我們不事生產的批判。

我有一度根本就無法瞭解書記的批判，因為不管是喇嘛或仁波切，也不管有沒有通過「格西」測驗，咒語總是要唸的。出了家就得唸咒，誰也沒辦法用任何的理由找出不唸咒的藉口。再說，唸咒是要用心唸的，張不張嘴無所謂，但要專一唸咒就得要用心；當然，愈用心就愈不能從事生產，這就愈應了書記的指責。

我弄得很清楚，不出家不必一定得唸咒，但是出了家就得唸咒，我覺得是應該的——當然，這與書記的想法絕然不同，他以為這是我們這羣社會渣物為了滿足懶惰的居心所想出來的藉口。這無論怎麼說都說不明白。雖然我們從來不敢指望書記能瞭解，但卻希望他能像我們一樣以包容「唯物論」的胸襟來包容我們在隊伍裏唸咒，不料他只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對於任何的隊伍聚合都當作是一種散發「集體意識」的羣眾運動——這麼一來，我們更無法令他明白，在隊伍裏唸咒是一樁以「集體意識」的行為去達到「集體無意識」的解脫境地的方便法門。

不管長老們怎樣闡述「集體無意識」與「集體意識」都只不過是同緣共業的顯現，也不管書記怎樣頑冥不化地咬定這個「集體」與中央國務院指示的「口徑一致」了無差別，我在隊伍裏唸咒唸到專一的時候，心裏就很快活；我心裏一快活，在隊伍裏的神情就非常輕快。不過我聽到長老們對我的輕快舉止發出喝斥聲音以後，神情就不敢太過輕快，雖然我的心裏還是快活的；長老們喝斥了我以後還是唸咒，不過咒音總是「一聲高、一聲低」地令我覺得他們也感染到了我的快活。

他們是不能說的，不過他們嘴裏不說，卻在掩抑不住的變調聲音裏透露了他們對我的喜愛。我一想到這個，那個不怎麼敢輕快的神情就再也壓不住地又輕快了起來；於是踱方步的長老們就不再踱方步，老僧入定的就不再老僧入定，卻異口同聲地拉開咒音，弄得我不得不在隊伍裏收斂一點。幾次下來以後，我就發覺我是比較喜歡長老們所帶的咒音，所以有時不免使出小詭計，故意引發長老們的注意，提高一下逐漸窒息的咒音。這時我就真的快活了起來。

4

我從來沒跟任何人透露過，包括長老們在內。其實，我快活的理由是因為「集體匯聚」的聲音是很浩大的——它傳送得不止宏亮，還有著首尾銜接的和諧；不止這樣，巨大洪流的咒音總是在不知停歇的時候，任由單一的聲調中斷了前面的延續，又阻隔了後面的催促。

雖然這個無法預知的中斷聲音非常短暫，幾乎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巨大洪流又「嗡嗡吽吽」地流動起來，不過我卻能夠在這個「不是有意中斷、但也不得不中歇」的無意識當口，找到咒音斷滅的契機；有時這個咒音斷滅的缺口正巧被另一個啞然失語的咒音重疊，於是兩個同時換氣的轉音就不知不覺地走在一塊兒，那個中歇的力道就比一個聲音的中斷要大許多許多。

這說來有些困難，不過我從小就學會了如何在唸咒行列旁邊去找語音的缺口，而且還發現匯集的語音在斷滅時比在連串時要來得動聽了許多。當然這個比較動聽的根由是因為咒音正在進行，如果咒音也沒有了，夾在咒音裏的斷滅契機就變得有些不倫不類。

我學會了如何去找咒音的缺口以後，就再也不肯老實地在唸咒行列之外，聽著集體聲音在行進隊伍裏一起響一起停；不過因為長老們不准我加入隊伍，於是我就在隊伍的尾端快步跟著。我的舉措當然是趁著長老們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摸摸地進行，而且因為我的步子小，所以我糊裏糊塗地跟著跟著

就成就了急行甩手的經驗。我很為自己的正經八百得意，因此就有點心急火燎地想宣揚；但是我並不糊塗，因為我知道一旦我宣揚了起來，我從此就不能再宣揚，於是我只能偷偷地觀看長老們的動靜。那時我就覺得在唸咒隊伍裏觀看一旁閉眼假寐的長老們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的頑皮總持續不到一圈。長老們看似閉著眼，但是甚麼都知道，總是在關鍵的轉角處，一聲不響地將我擰了出來。我本來以為我在隊伍裏觀看長老們的動靜已有了心得，能夠在他們發難之前，洞燭先機地跳離隊伍，但是沒想到他們閉起的眼睛像是長了翅膀似地，總在我不注意的時候將我驅趕出隊伍；於是我就有些埋怨長老們不知體恤我的心情，連稍稍縱容一下我的頑皮都不情願。

等到我稍微長大一點，長老們就准許我加入隊伍唸咒，但當我在這個日後成了我的生命的隊伍裏邁出最初的一步時，我要找尋那個語音的缺口反而困難了起來。我想這是因為我已經變成集體意識裏的一部份，所以要保有自己的意識就比較困難；倘若我還想在集體意識的洪流裏找尋截斷集體意識的可能，這就令只知道追逐語音的我有些不知所措起來。集體匯聚的聲音當然也有集體停歇的時候，但那是在集體都不唸咒的時候；那個時候，急行甩手的隊伍只知盡情地發出單一的「沙沙」腳步聲，卻倔強地不肯發出一點咒音。這想來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說不清為甚麼，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在集體意識裏紓發我胸口那股說不出來的悶氣。在隊伍裏聽隊伍「嗡嗡吽吽」地響起來，聲音總比在旁邊聽要好聽多了。雖然因此我失去了尋找語音中歇的契機，但我想我還是願意的，畢竟語音匯聚的力道常將我的耳膜震動得沒有了尋找語音中斷的念頭。這個沒有尋找語音中斷的念頭其實就是「沒有念頭或來不及有念頭」的意思。這雖然不怎麼好玩，但卻是一個還算不錯的結果。再說，長老們要我加入隊伍唸咒，我說甚麼也不能抗拒。

自從我失去了尋找語音中歇的契機以後，我就將注意力轉到咒音的源頭，於是我發覺在隊伍裏啟動咒音是很神氣的，因為那個不怎麼動聽的喉音一拉起「嗡嗎呢唄美吽」，好像就將這一連串看似無意義的連音推擠成了宇宙的力量；隨著那個引音，眾人在隊伍裏就有了方向，於是那個匯集起來的

力量就變得很大很大。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也經常唸咒，雖然唸的時候感覺胸口好像膨脹開來，但是我從來沒聽到過有誰唸咒唸得比匯集的聲音更威猛；而這個威猛咒音的起源完全是因為引音的緣故，因此我覺得能在隊伍裏啟動咒音是很好的，若能在咒音快要變調的時候起了帶頭作用就更加神氣了。當然這個咒音轉變的機緣不是那麼容易就可捕捉的。

我發覺了啟動咒音的神氣以後就一直想啟動咒音，但卻不大有機會帶頭；照說，自從我在隊伍裏唸咒逐漸成了老經驗以後，長老們會允許我帶頭，但最後總是由別人帶頭。我雖然有些不平，但是我瞭解帶頭的人要將時間拿捏得準確無比，而注意一個客觀上不存在的時間是會分神的。

當然，我不大有機會帶頭是因為長老們見我帶了幾次頭，卻總是自顧自地在不該變調的時候變調，或將咒音忽高忽低地變換著，弄得隊伍也在不該變調的時候走調或忽高忽低地糊著聲調，步伐也因此踢踢躂躂地走得沒個樣子。他們要我注意團隊的和諧，我就索性不帶頭了。

我想我還是比較自私的，因為我覺得帶頭雖然很神氣，不過要分神的話還是跟著別人唸算了。自己跟著別人唸咒也沒甚麼關係，畢竟那個單一的感覺是很愉悅的；至於神氣與否，我為了顧及單一的愉悅就有些顧不得了。

不論由誰帶頭，每天在曙光初綻時的拉高半個音階，總是有著最令人滿意的和諧，好像大家只是不約而同地在該提高半個音階時一起提高，在要降低半個音階時又一起降低；這個團隊的和諧就令「集體意識」真正達到無意識狀態，總是「嗡嗡吽吽」地令每個人都知曉「集體無意識」的力量。

當然大家都明白匯集的聲音是「集體意識」的具體顯現，但要唸到「渾沌無意識」的狀態，則不是那麼簡單；認清了這點，同修們好似明白，雖然自己只不過是「集體意識」的一部份，卻是跟著「集體無意識」的聲音，一步一步循著咒音走，或甚至一步一步跟著亙古以來一直都存在的聲音、在一個不存在的渾沌時空裏走。這雖然說得有些遠了，不過縱使我們大多時候達不到「集體無意識」的境界，但「集體意識」的咒音也還行——死氣沉沉的咒音通常不會有，但迷迷糊糊的時候總是難免。

每當隊伍出現迷迷糊糊的咒音時，我就顯得有些急躁，尤其前一陣子，當隊伍裏的前後位同修們陸續在一個禮拜內私自離廟，就弄得我經常有口無心地唸咒。我的心裏一不快活，神情就再也輕快不起來，於是長老們也更加沒勁，弄得大家稀裏糊塗地將咒語唸得黏黏糊糊地沒有一絲朝氣。

認真說來，私自離廟的同修們大都像我一樣，也是被書記用不同的名目驅趕出廟的；不過這真是黏黏糊糊地說不清楚，因為原本書記說了他絕對不插手寺廟的事務，但是當宗教事務變成民族事務時，袖手旁觀在書記的思維裏就成了一樁荒謬的藉口，更何況中央國務院的命令也不容許書記怠忽。

我不是不知道「不插手」與「袖手旁觀」中間的關連，只是平常看似豁達的長老們在書記介入了這一波的大寶法王十七世認證後，好像大受打擊，所以始終都顯得有些無精打采，因此對那幅書記要我們供奉起來的第十七世烏金噶瑪巴的照片總是沒有了以前的恭敬與愛戴。

我雖然瞭解長老們沮喪的原因，也很想跟以前一樣用輕快的神情挑弄一番，但又不敢過份刺激他們，再說我自己也意興闌珊，所以就隨意讓咒語飄浮著，以至於後面的音老是跟不上前面的音；這下子，「嗡嗡吽吽」就成了乾巴巴的「嗡嗎呢唄美吽」，一個音一個音地推動著，倒是規規矩矩、又互相隔開一個安全的距離。

這想來不無遺憾。隊伍行進唸咒唸到今天，咒語早就自顧自地鋪展在那裏了，但是鋪展出來的是一片連綿不盡的咒音。那聽起來是很好聽的。現在不太一樣了，咒音各自獨立，所以「集體意識」就有些站不住腳，各自瓦解於無形了。雖然如此，獨立的咒音並非強自散發各自的個性，而只是匯集起來沒有了融合的契機；一沒有了融合的契機，各自的個性就愈發孤立，於是我在行進中就索性閉嘴不唸了。這個現象對一般人來說可能不怎麼樣，但對我來說卻是意義非凡，因為我通常是不會只走路不唸咒的。

自從我加入隊伍唸咒那天開始，我一直喜歡在隊伍行進時唸咒。我幾乎不曾只是隨著隊伍行進而不唸咒。我不唸咒不唸佛，一定觀想，不然就是唸經；通通都不做的時候，除了睡覺不曾有過。我

不是說我在睡覺的時候就不喜歡做，而只是因為睡著了，所以甚麼都想不起做。但是現在我竟然只是在隊伍裏走著，不唸咒不唸佛不觀想也不誦經，這是以前不曾發生過的。

我忽然想到我這是在混日子。混日子是跟自己過不去。我從來是不混日子的。但是我現在竟然就這樣在隊伍裏行進混日子，這令我有些惱怒。長老們踱方步的還是踱著方步，老僧入定的還是老僧入定，只是各各表情凝重，好像受了甚麼委屈似地。我想現在就算我有輕快的神情，他們也一定看不出來，更何況我自己也是走得毫無章法。

大家好像都知道彼此的心念，所以行進唸咒就成了一樁不得不做的虛應差事；更由於彼此對望的眼神充滿了千言萬語的傾訴，所以從敷衍了事的嘴脣裏吐出來的咒音是不是融合也就不再是彼此的關懷了——既然如此，各自獨立的咒音融合不起來也就找到了可資諒解的緣由。

不過「各自獨立」與「中斷」是不同的。那是一種七零八落的獨自申訴，雖然中斷的機會反而因此增加了，但卻了無咒音斷滅的契機。「機」的意思就是「當下的念頭」。這一點我弄得很清楚。我早說過，我是從來都不混日子的。

5

我現在還是不混日子。天一大亮，我就離開沒有了青光的石壁，繞過到處撒滿羊糞蛋的羊圈。羊圈也是用石頭圍的。雖然這個也是石頭圍成的羊圈不像石屋的石壁那麼凹凸不平，但卻高低不一；不過，這個羊圈的高低不一不是一邊高一邊低的那種高低不一，而是在不應該高低不一的同一邊卻在中間應該延續一定高度的地方低落了下去。我不知道這樣的建構是為了羊方便還是為了人方便，反正低落的地方明顯說明了建構的人在建構的時候有著求其方便的念頭，否則不可能在不應該高低不一的地方有著這麼高低不一的想法。

從高低不一的羊圈看上去，石塊在荒涼的自然裏四處散落，歪歪斜斜地串成了線，兜成了網，由不算太高的山頂一路披撒下來，星羅散置得似乎有人故意從山頂將土石傾倒。然而，傾倒土石的人早已走遠，留下來的這片硬石將來會蘊育出甚麼樣的歷史不曾是他的關懷，會埋藏些甚麼樣的痕跡更不是他的思緒；但是觸目驚心的是眼前的這片蒼涼，它雖然令石屋得以堆砌，令羊圈得以圈圍，卻讓人死灰灰地生起毀滅的念頭——一個除了石頭以外就甚麼都沒有了的難堪。

這麼一個沒有破壞對象沒有創造對象的石頭山坡就如此鋪成了。它既沒有高度，也沒有廣度，更沒有歷史，或早就被歷史遺忘或埋葬了。山坡上七零八落的石頭個個都是冰涼的，而從石縫裏鑽進鑽出的風聲因此聽起來就有些像是各自獨立的申訴；申訴雖然串不成線，兜不成網，但仍是癡問著，那位曾經走過山頂的人在傾倒這些蘊育風聲的石塊時，可曾見到他一手創下的蒼涼呢？他既有一兜子的石塊，必有將石塊搬上山頂的痕跡；那麼，那條痕跡是否亦已埋葬在星羅底處呢？既有石頭拉過的痕跡，必然也有步步為營的足跡，那麼這個步步的升高與遺留是為了最後一剎那的傾洩嗎？如此費心的折磨，目的一定是為了生命層次的提升，絕不是為了一棟石屋幾間羊圈，或是這麼一片沒有人在乎的「荒山石堆」。

我想不透石頭的來歷，搖了搖頭，繞過羊圈就往荒山礫石走去。天雖已大亮，但山上除了風聲就沒有別的聲音，所以倒還很安靜，只是祖普寺的咒音不再傳上來了。這不是山腳下的同修們不再唸咒，而是咒音傳送得有氣無力，所以連串咒音只成了一個嗡音；嗡音也不再連綿，而是相隔一段時間就突兀地高亢一下，然後沉寂下去。不注意去聽，倒覺得咒音持續；一注意聽，卻聽出咒音斷滅。

這個持續與斷滅的咒音真是有些詭異，我想與天已大亮絕對有著不可說的因緣關係。是呀！我知道的，以前當我還在與長老們追逐輕快神情的時候，在佛堂裏的咒音總是在天亮前後有著明顯的差別；或許這是因為在天亮的剎那，高了半個音階的咒音習慣了亮光卻不懂得持續，於是就不由自主地掉到比天還未亮時的音階還低半個音階的水平。這下子，機敏的人一下子就知道天已大亮了。

我說不清光波與音波在這些人心裏有沒有甚麼差別，但是好像他們這些有「下意識」感覺的人一點都不肯吃虧，所以一旦在「下意識」裏感覺光波加長了，立刻就在音波上消減一點，這麼一來，咒音就自動地低沉了許多。當一個人這麼想，兩個人這麼想，匯集起來的心波自然就有了疙瘩，於是因著心波而產生的「集體音量」也就打了折扣。這個其實很多人都想得很透徹，只不過想得透徹的人通常都不願說得透徹，所以只好由我這個想得一知半解的人來做個解說。

知道我喜歡解說事情的人大都知道我不愛混日子。不過他們也都知道，我雖然喜歡解說事情，但是常有解說不清楚的毛病；這個就好比我知道自己不愛混日子，但還是混了日子。我混了日子以後就不想再混日子，所以我就悄悄地離開了祖普寺的後山。

我不告而別是很不好的，因為長老們在書記驅趕我出廟以後，能夠替我在後山找到了這麼一間破舊的石屋暫做棲身之處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也不是故意不告而別，只是當我想跟他們告別的時候，他們踱方步的踱著方步，老僧入定的老僧入定，所以我只好偷瞧一眼就走。不料隊伍裏的同修們有人看到我就用眼睛擠擠，我也倚靠著門扉用眼睛擠擠，於是前面擠擠，後面擠擠，隊伍的腳步就亂了。

照說長老們甚麼都知道，甚麼都不要想瞞他們，但這一次他們都沒有反應，踱方步的仍是踱著方步，老僧入定的仍是老僧入定，於是我只有不告而別了。這個時候，繞佛的隊伍很是凌亂，連我都聽出來腳步聲的凌亂，長老們沒有不知道的道理。

腳步凌亂給人帶來了煩躁的訊息。我覺得很不好。現在腳步這麼凌亂，匯集起來的咒音就不像是匯集的。我說過的，我比較喜歡匯集起來的咒音；咒音匯集的時候，腳步聲是單一的「沙沙」聲；腳步聲整齊劃一，通常咒音也必然匯集。事實上，這個時候，咒音不匯集都不成。咒音匯集時，心頭一點煩躁都沒有；沒有煩躁，步子自然平穩；步子平穩，腳步聲只能「沙沙」。所以腳步聲一凌亂，就是告訴長老們，大家的心頭都很煩躁。這個連我都想得透徹，長老們當然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們都不理睬，於是我就認定他們故意忽視我的存在。

好像行之有年的習性就這樣地亂了套。好比我現在走在荒山石堆裏，腳步應該凌亂卻是謹慎，心頭應該煩躁卻是平穩。或許這是因為石頭間隙的大小不一令我的落足有了意想不到的困難罷。說來也怪，我在移動的隊伍裏從來不關心步子大小的問題，現在我在不移動的石堆裏卻得擔心步子大小的障礙；剛才在泛著青光的狹窄石壁邊我還能持續有模有樣的咒語，現在面對一覽無遺的廣闊石堆我卻找不到咒音的源頭。這或許是因為我害怕我的腳踝在石頭縫隙裏傷著了罷。

亂了，亂了，一切都亂了套。我原來只知道無牽無掛地在唸咒行列裏跟著大家的步伐，現在我卻只能在石頭縫隙裏解構步伐的自由；我原來只知道放大膽量讓腳步自然地與大家整合在一起，現在我卻只能在石縫陳跡裏期盼腳步的開放。這到底是甚麼在崩毀？是解放了的農奴壓制了束縛了的宗教傳承？還是解放了的宗教傳承掙破了束縛了的生命？或者，是「解放與束縛」同毀於這麼一片從亙古以來就一直冰冷的荒山石堆？

6

我就如此地在大小不一的石頭間隙裏彳亍而行，逐漸到了半山腰；這個時候，天已經很亮很亮了，於是那一塊一塊在昏暗光線作弄下的龐然大物就不再是龐然大物，但是石頭卻仍是真正的石頭。

星羅散置的石頭層層疊疊沒有盡頭。石頭與石頭之間的間隙不一，有的容得下我的腳步，有的容不下我的腳步。不管容得下、容不下我的腳步，間隙都鋪蔓著黃土；黃土乾硬，連草都不愛長。我瞧著瞧著，忽然覺得我的謹慎腳步在平穩的心頭運作下已經把阻隔了的石頭串連了起來，但是我怎麼瞧就是瞧不明白羊圈裏的羊糞蛋是哪兒來的。

照理說，山坡的黃土不長草，被放牧的羊一定放牧到別的山坡去；就算被放牧的羊不懂得去，放牧的人也一定把羊放牧到有草的山坡去。但是山坡上沒有草，羊圈裏卻有羊糞蛋，想來當是被放牧

的羊在有草的山坡上吃完草後才到這個沒有草的羊圈裏留下羊糞蛋。這個雖然得繞著彎來想，但我想還難不倒我。

不過這可能也不一定，因為石頭與石頭的間隙雖然沒有草，但石頭底下的潮濕陰暗地方卻長著茸毛一樣的嫩綠；那種嫩草綠得青翠，總是不願多加遮掩地從石縫裏冒了出來。這些嫩草不僅說明了羊糞蛋的可能來源，還告訴我很多我想不出來的東西在世間存在著。

就在我單獨面對著這一堆從萬劫以來就不動的石頭堆時，祖普寺的擴音器傳來了起床號，然後就是慌忽忽的漱口聲音，集體地將漱口水「嘓囉！嘓！囉！」地撞擊在水槽邊的鉛桶裏；鉛桶底響，一陣陣「轟隆！轟！隆！」地響徹了石頭的縫隙，一時把「噓咻！噓！咻！」的風聲壓了下去。

我陡然失去了七零八落的風聲低訴，正感到有些悵惘，忽然就看到亂石縫裏躥出來一隻小羊。那個六神無主的「咩咩！咩！咩！」叫聲一聽就知道是隻走失的，而繫在羊頸上的銅鈴撞擊在石堆上發出一陣陣「叮鈴！叮！鈴！」的聲音又訴說著放牧人的粗心。

走失的小羊搖搖擺擺，但像是有意與我疏遠地愈擺愈遠。我看著有趣，正想去抓牠過來撫弄的時候，就聽見祖普寺又傳來了轟耳欲聾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唱誦聲音；此時「嗡嗡吽吽」的咒音不止傳送得有氣無力，而且忽斷忽續的咒音只成了一個找不到源頭與結語的嗡音，只不過「嗡嗡吽吽」頑強，不知對抗甚麼似地對抗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唱誦聲音。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唱誦愈來愈宏亮，咒音卻愈來愈低弱；我有些壓不住耳膜的震動，不由自主用手掩住了耳朵。就在咒音逐漸消泯的時候，我忽然找到了小時候在行進隊伍尾端捕捉咒音斷滅的契機，於是大搖大擺地選了一塊大石頭坐下，若有所悟地跟自己玩起遊戲來。

我將兩隻手掌心在耳朵上一緊一鬆地壓著耳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宏亮聲音就在首尾銜接的和諧裏一高一低地悶著，更在山巒的迴聲裏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聲響：「嗚哇！嗚！哇！」——好似全然沒有意義，又好似包涵了宇宙的音律。

我分辨不出哪一個聲音才更真實，於是將手指塞進嘴裏，迸足全身力氣，對著好亮好亮的太陽打出一聲長長的忽哨：「噓咻——」那個高亢的嘯聲響徹山谷，驚得小羊從石堆裏掙扎了出來，一路「咩咩！咩！咩！」地叫著，又「叮鈴！叮！鈴！」地撅著屁股直往山頭奔去。

太陽白了熱了。天空藍了冷了。我從下往上望去，看著撅起屁股的小羊跑著跑著就跑進潛藏著光明的湛藍裏；我瞧著瞧著就開心起來，於是將手掌從耳朵放了下來，不料「三大紀律、八大注意」的唱誦聲雖然不再宏亮，卻仍然像耳朵被遮住時「嗚哇！嗚！哇！」地響著。

我發覺我無意之間將「三大紀律、八大注意」轉變為「嗚哇！嗚！哇！」時非常快活，於是在一個拉高了半個音階的音域裏朝著羊屁股不斷發出「呃！呃！」的輕快聲音，然後昔日挑弄長老們的輕快神情也就不知不覺地顯露了出來；小羊「咩咩！咩！咩！」地愈奔愈快，羊頸上的銅鈴「叮鈴！叮！鈴！」地也愈盪愈遠。我此時真正是快活得不得了。

叫著「咩咩！咩！咩！」的羊翻過山頭後，「三大紀律、八大注意」的集體唱誦聲也消泯了；這時連「噓咻！噓！咻！」的風聲也停止了，整個荒山石堆就只賸下「嗚哇！嗚！哇！」的連綿迴音在「嗡吽！嗡！吽！」的咒音斷滅缺口處持續擴大著——整個世界又只賸下我一個人了。

我就在這麼一個失去了迷路羔羊蹤跡的孤伶時刻裏，隱隱約約地明白為何長老們說這一片已經曬紅了的荒山石堆是一塊界於地獄與天國的地方……